

# 庐隐：在文字里儿女情长

陈家萍

初见“庐隐”二字，便觉得好，大吊人胃口——何要隐去庐山真面目？能给自己信手取出这么一个富哲理而俏皮笔名的女子，想必是桀骜的，慧颖的。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或许是上天刻意要让她打下人生的苦底，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像只丑恶的癞蛤蟆；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爱哭、爱闹，招人嫌。5岁时，父逝，寄居舅家，表姐妹如花似蝶的大家庭里，她简直就像一“美托”，以自己的丑笨蠢相，衬托她人的机灵聪慧。被扭曲的奇异自尊，让她更加反高潮，坚决不做甜妞儿，不撒娇，不邀宠，情愿做只连家人也不待见、上不得台盘的丑小鸭。9岁，这个问题少女终被家人皱着眉头送入教会小学。

宗教是枝迷醉剂。助小黄英，泅渡童年的泥潭。

忽忽已是二八少女，“婚事”挂在了母亲的口头。黄英害怕“婚事”，便一头栽入另一个世界：“我发现看了小说的乐趣，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永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文学，如嫩绿的桑叶，喂养了童年时便被咬噬的心，心灵之蚕，默默地作着吐丝成茧，破茧成蝶的准备。

1916年，18岁的她中学毕业，因为要养家，开始不开心的教员生活。1918年，应同学舒婉荪女士的邀请，她决定离京飞安庆执教，赚取大学学费。“和表哥（指林鸿俊，有婚约）告别时……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亲情、爱情，皆先天不足，缺少负氧离子，她一直要的都是飞翔的感觉。

1919年秋，黄英如愿考进北平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她始以“庐隐”为名试笔。

庐隐笔下的自我形象，总是哀怨的，柔弱的。其实，她个性洒脱，慷慨、豪爽、有魄力，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她同几个年龄相仿、个性十足的朋友自称战国四公子，她被封为孟尝君——足见她的倜傥。好友苏雪林称其“一生英风飒爽”——令人想起披着大红斗篷驰骋战场的女将。

或许是因为外貌上的短缺让她在爱情上屡屡受伤，在和初恋表哥林鸿俊解除婚约后，庐隐曾和石评梅一样，用自身主义冰封沸腾的情感。1923年夏，大学毕业后的她却和已为夫人父的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舆论大哗。苏雪林执笔戈护友：“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徐志摩说：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庐隐一度也以为，爱情，是包治百病的良方。有了爱，家计民生迎刃而解。她显然失望了。文字是易感心灵的翅膀，庐隐开始“井喷”。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不久，郭梦良病逝。已有一女的庐隐挈女扶郭梦良灵柩回福州安葬。她在福州女子师范任教。她和女儿与郭的前妻、老母同一屋檐。

灰扑扑，黯淡淡。细细碎碎的烦恼，咬噬着心。《寄天涯一孤鸿》、《秋风雨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便是暗淡日子里的投影。庐隐终带着女儿仓皇而逃。开书店，办刊，任编辑，努力将人生苦乐码成华章……庐隐将自己逼成陀螺，以此忘掉积压心头的痛。她的小说和散文散见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后结集《曼丽》。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

更大的惨痛来了。母亲、挚友石评梅和哥哥相继西去，丈夫死后，她的心被掏空，但她还有梅姊。痛得受不了了，她还可和梅姊到陶然亭对着荒家长歌当哭。梅姊走了，她成了寂寥征途中的孤鸿：“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理智将她从消极的泥淖里拔身：“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于是，有了中篇小说《归雁》。

1928年，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小她9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李唯建向庐隐走来。爱情，令庐隐重生。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1930年秋，她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东京郊外。

旅居日本的日子，催开了《东京小品》这朵小品奇葩。只有幸福的女人，方能写出如此静好的文字。也许，李唯建方是庐隐真正意义上的初恋。不久，她和李唯建双双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完成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心血之作。石评梅的一颦一笑都闪现在字里行间，让人怜，让人爱。惟有庐隐方能让石评梅在文字里涅槃。她对得起她的梅姊。

庐隐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年仅36岁。她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是与李唯相依相恋的4年婚恋。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以慰其在天之灵。

学会刺绣了。我提出要给她单独拍照，她想了想，问，可以带上我的妹妹吗？原来，她留在家里，是为了照应两个年幼的妹妹。她一手挽一个小人儿，她的背后，是那些黄泥抹墙的房，不远处，青山苍翠。

照片的效果很好，我让她看，我问，漂亮吗？她淡淡扫一眼，答，漂亮。脸上依旧没有笑容。后来，我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静静在一边，如一朵静静的小野花。我问，你干吗不说话呢？她伸手摸我的衣襟，突然冒出一句，你们那儿也长黄瓜吗？我愣住，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她兀自答，我们这儿长好多呢，很好吃。我转脸看她，她的眼睛避开我，望向大山外，两汪深潭水，映着几多迷惑：那大山外，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它带给她五彩的冲击，让她明显地有了不安。我突然明白了她的忧郁所在。

我问她，上学吗？她摇摇头，说，只念到二年级。又补充，我们这儿只念到三年级的，再念书，就要到山外的镇上去，我没去过。

我不敢再问什么，如果不是我们的闯入，她或许也是安静快乐的一个，安命于大山深处的自给自足，长大了嫁一个阿哥，戴满头银饰，做人家的媳妇。我对她笑笑，想送她一件礼物，但想起苗人的忌讳，忍忍，作罢。

我们离开苗寨时，一群孩子跟着，一直跟到寨子外。小女孩也跟着，神情忧郁，她的眼睛里，汪着两汪深潭水。当我们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回过头去，依稀看见寨子口，一个小小的身影，依然站着，蓝衣蓝裤，像一朵静静开着的小野花。青山环抱中，她身后的寨子，美得像上帝遗落的一个梦。



## 周末闲情

### 印象

#### 百色，早安

魏敦友

青云布满天空，晨曦尚未醒来。夜灯仍在闪烁，远处山峦黝黑……

右江河水缓缓东流。那毕桥上已有赶集的乡下人，和我一同问候这座英雄之城：早安，百色！

## 金融海啸下的“拼盘”人生

段代洪

一场由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正悄悄地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消费习惯。金融危机使得股市“绿光”一片，绝大多数股民、基民的资金惨重“缩水”。金融危机使得许多企业倒闭、停产、裁员，很多人因此失业或是收入锐减。金融危机也使得许多平民生意人，经营“惨淡”，难以继。一场秋雨之后，人们很自然地感觉到生存压力突然加剧了许多，冬的寒意已经侵入到寻常生活。

为了应对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拼”，就应运而生。“拼”，其实就是“凑份子”，是“搭伙”。“拼”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降低消费成本，减少开支，缓解金融危机冲击下日趋明显的生存困境。于是，都市开始流行“拼盘化”生存。

“拼盘”是多样的，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存群体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拼”一族。

首当其冲当然是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对于“住”，“拼房”者大有人在，几个相互信任的

朋友或亲戚，合伙买地、建房，建成后一人一层，比购商品房要实惠很多。无力建房的，就“合租”住房或写字楼，房租、水电费、物业费

等共同分担。对于“行”，一些有车族商议后，让车“轮流”，“拼车”上下班。无车却又必须赶时间的工薪族，就采取“拼租”的方式。在“食”方面，午餐人们不再象以往一样独自享用，而是几个同事“拼餐”，既丰富，又省钱。

在日常消费中，“拼”也渐成习惯。“拼装”，虽然经济不景气，但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们对“家”的装点还是很重视的，为了减少装修费用，几个邻居合伙装修，一块儿请设计、买材料、定装饰公司，如此可省25%到35%的费用；“拼购”，可以充分享受商家的折扣或返现金活动，从而使采购的东西更划算；“拼游”，可降低旅游开销，旅途又可互相照顾；“拼网”，两三家邻居“拼”用一个互联网账号，流量和网速都能满足要求，又节约至三分之一的费用；“拼卡”，健身、美容算是奢侈一点点的消费，如今也时兴“拼”，二个或三个要好的朋友或同事，同办一张消费卡，结伴健身、美容；

“拼礼”，遇亲朋“喜”事，大家将礼金凑一块儿，装成一个大大的“红包”，或是购一件大宗礼品，出手比往常少了一点，却不失体面。此外，聪明的都市人还创造了“拼”的新点子。“拼婚”，热热闹闹的办集体婚礼。“拼生”，生日接近的，就合在一起庆祝，生日的温馨更增添友爱和温情；“拼雇”，合伙请放心的钟点工，既安全、省事，又节约开支；“拼教”，有子女在读的家长，共同请一个“家教”，既省钱，又便于孩子交流和共同进步；还有“拼碟”、“拼报”的，喜爱看碟和读报的，各自购买和订阅，互不重复，彼此交换；有“拼彩”的，共同出资买彩票，风险共担，获利同享。甚至还有“拼储”的，“零存整取”成了合伙储蓄的理财工具，几位打工的同事，每月固定交纳，集体办存折，到期连本带利均分，年利率比活期储蓄利率高0.99%。

各种各样的“拼盘”消费，既“拼”省了钱，也“拼”出一种新的时尚。“拼”，有AA制的优势，却又比简单的AA制更灵活，且注入了浓浓的人情味。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

## 是谁碰疼了她的忧伤

丁立梅

那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寨。大山深深处，一群苗族人，他们住黄泥抹墙的房，吃自家种的苞谷和红薯，穿自家织的土布衣裳。有儿自小会山歌，有女从小会刺绣。如此生生不息，与大山融合在一起。

一行人坐了车去。当地导游再三强调，这个寨子，近年来才逐步与外界沟通的，很多方面还很原始，甚至野蛮。她叫我们无论言，还是行，都不要犯了苗人的忌讳。特别关照，不能给苗人小孩子东西，哪怕一元钱。苗人讲究自食其力，你给他们家小孩子东西，他们非但不感激，还会很生气，认为你教坏他们小孩子，让小孩子有了不劳而获的念想。

山，重重叠叠，杂草遍生。我们沿着山脚走了大半天的路，一路磕磕绊绊，走得脚酸腿胀，越过一条沟，顺着长满绿苔的青石板，小心地爬上去，这才到达苗人的寨子。一截矮墙上，突然传来童稚的歌声，是改版的《小城故事》：“苗寨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苗寨来，收获特别多。”我们都被这歌声逗笑了，有游客紧走两步，跑上去问，谁教你的？那猴子一样灵敏的男孩子，一个翻身跳下矮墙，说，老师

教的。转身一溜烟跑了。

整个苗寨，静。只有一幢幢房，参差摆开，一律的黄泥抹的墙，黑瓦顶。房与房相接处，都是青石板，曲曲弯弯，蜿蜒如蛇游。缝隙处，绿草肆意疯长。导游说，白天到苗寨，是难得见到大人的，大人们都到地里干活去了，他们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

果真的，转遍整个寨子，看到的，只有孩子，和狗。那些孩子，三四岁到五六岁不等，再大一些的，都跟父母到地里去了。可能是近年来见到的游人多了，一群孩子并不怕生，绕在我们身边，亦能听懂一些我们的普通话。给他们拍照，他们会摆出造型来，而后轰笑着跑过来，看相机屏幕上自己的样子，说出“漂亮”这个词。

只有一个小女孩，她远远落在一群孩子后，一直不笑，神情忧郁，看上去不过五六岁。导游却告诉我，不对，她十岁了。这让我惊讶。我走过去，试图跟她搭话，我说，你衣裳上绣的花真好看，谁绣的？她答，我绣的。我夸她，真有本事。她说，我八岁就

快乐不是脸上挂着微笑，目光却在游离。眼神和脸蛋一样灿烂才能会心，连眼睛都会笑的人，一定是幸福的。

快乐不是歌舞升平、觥筹交错时，心却是空落落的。欢聚即使再热闹，也难掩担忧，妻子和家一旦成了包袱，所谓的快乐也只能加重自欺欺人的砝码。

快乐不是买了车、房四处炫耀时，内心却有点虚。房再大、车再好，如果享用时还得担心贷款压力，那刚刚升腾的快乐也会被惶恐冲散。

快乐不是别人夸赞时，自己却在冒冷汗。实至名归的拥有才能感到充实，虚无的泡沫再美丽，也只能换来一时的欢快。

快乐不是看到同事取得成绩，就口是心非地赞美一番。能带给他人的快乐是与人同乐，同乐的标志不是表象，而是发自内心的。

快乐不是腰缠万贯，自己却睡不好觉。“马不吃夜

## 快乐的本来面目

绘丹

草不肥”一旦占据大脑，再多的拥有也未必能换取真正的快乐。

快乐不是帮助别人后，反而有一丝的失落。助人为乐的“乐”，绝不仅仅带给人快乐，能给自己同时带来欢娱的助人才是完美的。

快乐不是享受天伦之乐时，还有所“牵挂”。心猿意马式的挂牵，会让人、“她（他）”和自己都处于莫名的境况里，这种境况会让原本想快乐的自己变得茫然。快乐不是买到打折物品庆幸之余，自己还略感吃亏。已经买到适合的东西，而且还如此便宜，此时最需要做的就是尽情地享用。

快乐不是“无极限”，有时适可而止非常必要。被幸福冲昏头脑，同样会乐极生悲；偶尔给快乐降降温，非但不会降低幸福指数，反而会拥有长久的快乐。

快乐的本来面目绝对没有伪装！快乐不会背负“十字架”，而是自内向外的一种释放；快乐更不会有掩饰，而是让整个身心放松下来的力量。

真正的快乐仿佛置身无垠的草原，能让人骑着骏马自由地徜徉；纯粹的快乐如同畅饮清爽的雪碧，能让人“透心凉”、“心飞扬”！

生活得比我们更好，正义之剑姗姗来迟，这是现实的无奈。于是，这些恶人的影子到梦里来跟我们打架。“恨”，在某种程度上，将恶人的影子放大，弄得我们时时不快。

几年前，我看王朔的随笔记住了一句话。这话很形象，大意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他能够从心里大把地往外摘人。“摘人”这个词真是言简意赅。没经过的是是非非的人，很难懂得这话的意思。一个人，只有等到他想起一些人内心充满愤恨时，才觉悟到，与其把自己恨出病来，不如把这个人从心里摘除。遇到那一坨，自己的思维便绕着走。

旅法作家木心先生《哥伦比亚的倒影》一文中，有一处精彩的论述：“常以为人是一个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伤流过，导管只是导管。”一个人的心里，装不下太多，人不能做“容器”，只能做“导管”，做容器只能淤塞，只能破裂。让那些悲哀流出，即清空。

有许多陈年集结的蛛网，有许多伤心的碎片，有许多不忍回阵往事，沉积和飞舞在心灵的空间，正如电脑中包含病毒的附件，需要及时清空。现在，我伏在电脑前，需要对回收站里的废物做一次“清空”。打开电脑上的音响，我喜欢听清空的声音。“卡兹”一声，是一种告别，一种决裂，也是一种更新。

## 人心

### 买眼镜

王友元

朋友Y的眼睛近视，而且散光。

他早就说要配一副眼镜，但市里眼镜店很多，Y不知哪一家眼镜店是正宗的。

他拿不准主意，曾经问过我，我说：“电视广告里的眼镜店是正宗的吧。”

他直摇头说：“越假越做广告。”

那我就知道了。他打电话朋友甲，甲告诉他，解放路AB眼镜店不错。

Y仍有疑虑。他又打电话问朋友乙，乙告诉他，中山大道的CD眼镜店不错。

Y更是疑虑了。Y想，甲说AB店好，那甲与AB店是不是有关系？乙说CD店好，那乙与CD店是不是有关系？

Y又打电话问朋友丙，丙说：“老街老字号的眼镜好。”

Y说：“不行啊，不行啊，老字号是牌子，但现在也是被个体户承包了。”

今天，我见到Y时，他还是眯着眼睛看人。

我问他“怎么还没配眼镜？”他直摇头：“难，真难。”他拉着我的袖子问：“老朋友，你说说哪家眼镜店好？”

我把自已知道的眼镜店一一道来。

我想：你总不会怀疑，这么多店都与我有什么关系吧。

她从南方回来，淘金梦已碎，还落下了一身病。遭遇人同情，几年前她辞职去了南方，在一家公司工作了5年，5年里一直被公司老板刁难，这人这事成了缠绕她人生的噩梦。一有空，她就咬牙切齿地恨，就想象着这恶人如何倒霉、如何遭天谴，如何锒铛入狱。

最终，这位无良老板果然因为另外的事进了监狱，她也离开了这家公司。可是，这5年的坏心情一直追随着她，以致深夜想起来，常常气得浑身发抖，终至郁闷成病。

她是我的一位熟人。酒桌上，谈到这事，除了一致声讨，说些恶有恶报之类的话外，一桌的人均无良策让她消除心里的阴影。而我想说的也只有两个字——清空。像电脑删去回收站里的文件一样清空。

电脑里，一些无用的程序，一些含有病毒的附件，对付它们的办法只有一个，删除。然而删去之后，它们去了“回收站”。这相当于留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病毒蔓延的阴影，正如这位女士，恶人已受惩罚，然自己心痛的感觉仍然时时猝不及防。

她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程序“删除”，而没有完成下一步程序“清空”。没有在心情的回收站中，把那些梦魇般的带有病毒的“附件”彻底清空。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可能遭遇一些糗事和几个恶人，我们凭着良知，希望恶人倒点霉，受到一些惩罚，可事实上，人家